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三十八

皇清翰林院侍讀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唐五之三

張廷珪

王峻

柳澤

會祖亨從祖範爽

韓思復

子朝宗會孫伙

姜晦

崔隱甫

李尚隱

李懷讓附

裴灌

父瑛之

李栖筠

姚南仲

獨孤及

子翊郁孫岸

李元素

段平仲

袁高

盧景亮

許孟容

弟季同

呂元膺

孔戣

武儒衡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自常州徙家少以文學知名性慷慨有志

尚登進士制舉二科補白水尉累遷監察御史按劾平直嘗諫

武后傾四海之財殫萬民之力窮山之木極冶之金填塞澗穴

覆壓蟲蟻以作大像營佛祠乃稅天下浮屠人日一錢夫僧尼本以乞匄自贍今使州縣督輸星火迫切豈所謂隨喜者哉且佛以覺知爲義因心而成願思菩薩之行一切爲蒼生利益后善其言因罷征藝名見長生殿賞慰良厚尋詔市兩河牛羊荆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資復上書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乏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君何所恃自河南牛疫十不一存詔雖和市甚於抑奪併市則價難準簡擇則吏求賄是牛再疫農重傷也高原耕地奪爲牧所牛羊踐暴舉境何賴荆益奴婢皆國家戶口爲姦豪掠買一入於官永無免期南北異宜至必生疾矧羊非軍國切要假令蕃滋不可射利此皆有損無益疏入詔止之中宗議窮張易之黨與廷珪建言自古革命人心離則以刑勝治今唐

曆不移宜以仁化蕩宥矧天下趨走者多盡誅則已暴半罰則不平宜一切洗貸上納之神龍初奉詔抵河北道山白司馬坂見復營佛祠懷不能已上書切爭中興詔書弛不急斥少監楊務廉以示中外今土木復興不稱前詔願罷之以紓窮乏帝不省尋爲中書舍人轉洪州都督江南西道按察使開元初入爲禮部侍郎關中旱饑應詔上疏古有多難興國殷憂啓聖蓋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爲福曩時陛下神武汎掃氛垢日月所燭無不濡澤明明上帝宜錫介福而頃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臣思天意殆以陛下春秋鼎盛不崇朝有大功輕堯舜而不法思秦漢以自高故昭見咎異欲日慎一日永保太和是皇天於陛下瞻顧深矣陛下得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誠願約心削志考前王之書敦素樸之道登端士放佞人屏後宮減外

廐場無蹴鞠之玩。野絕從禽之樂。促遠境。罷縣戍。矜惠悖。獨薄徭賦。去淫巧。捐珠璧。毋謂天戒不足畏。而使上帝馮怒。風雨迷錯。勿謂人窮不足恤。而使億兆攜離。愁苦昏墊。斯安危所繫。禍福之原。奈何不察。再轉黃門侍郎。有詔。酷吏勿齒。尋復授周利貞夷州刺史。加朝散大夫。黔州都督。乃封還詔書。奏利貞儉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朝廷殺害功臣。人神憤惋。使之入朝。則亂國撫俗。則傷人。今雖徙之遐方。義士猶以爲輕。玄宗乃止。御史蔣挺監杖。輕敕決朝堂。廷珪執奏。士可殺。不可辱。朝廷賴之。王琚持節巡天兵。諸軍方還。復詔行塞下。議者謂將襲回紇。乃陳五不可。一盛夏長驅勞逸相絕。二出軍掩敵。廢農廣饋。飢歲不支三千里。遠襲賊必預防。四回紇獸居。雖克無補。五天下無年。養人息兵。又請復按察使。巡視州縣。詔陸象先等分行十道。

并諫止遣使齎綰帛至石國市狗馬帝皆納之俄坐漏禁內詔
出爲沔州刺史頻徙蘇宋魏三州在官有威惠疏言宋魏兩道
倚傍大河地勢雄與豪傑不時竊發今倖臣驕主多占封戶以
蠶產所宜雖遇水旱得以絲折租若果從之則隴右羊馬山南
椒漆山之銅錫鉛錯海之蜃蛤魚鹽皆當充稅豈獨河南北外
於王度哉願依貞觀永徽故事準令折免詔可入爲少府監封
范陽縣男以太子詹事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諡曰貞穆爲人偉
姿儀善八分書與李邕友善邕後遭蹟屢表薦之時人尚其方
介

王峻滄州景城人徙洛陽祖有方岷州刺史父行果長安尉知
名峻少孤好學祖奇之曰當興吾宗長豪曠不樂街檢提明經
第調清苑尉除殿中侍御史魏元忠禦邊失利歸罪副將韓思

忠奏當誅駿乎執其人勇智可惜且偏裨權不在已不宜獨誅
后乃釋思忠出駿爲渭南令及元忠被二張誣復上疏申理宋
璟謂逆鱗不可再批亦得辨景龍末轉桂州都督州常屯戍仰
給衡永爲築羅城堰江水開屯田兵漕兩省百姓賴之劉幽求
有罪貶道出駿所周利貞將殺之以留不遣移書督促幽求懼
累及駿以所坐非朋友可絕終不忍無罪就死會崔湜等誅幽
求復執政郡人以駿在任有功德丐幽求文刻石頌之俄轉鴻
臚少卿充朔方副總管安北大都護豐安定遠等城並受節度
又進太僕少卿隴西羣牧使開元二年吐蕃寇臨洮次大來谷
先鋒至達延前至駿率所部與臨洮軍合悉易蕃服乘夜襲之
賊大驚疑有伏自相鬪死俄而薛訥至兩軍蹙突敵駭引去追
至洮水敗之俘獲如積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清源縣男兼

原州都督錄子班朝散大夫尋轉并州都督長史拔曳固殺突厥默曷其下多降分置河曲俄而小殺繼立駿上三策料之欲悉其部落遷至內地漸以充兵策之上也亭障之下蕃華參處廣屯戍爲備禦費甚人勞策之下也置之朔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書未報而敵已叛就收駿將兵濟河以討駿間行卷甲夜趨山谷遇雪暫于神明俄而和霽時叛寇分二道走駿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三千以功遷左散騎常侍朔方行軍大總管改御史大夫跌跌部及僕固都督勾磨等散保受降城之鄯潛引突厥內擾駿密言上盡誘而誅之進爵清源縣公九年蘭池寇康待賓據長泉反陷六州詔與郭知運等討之相與不協駿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意駿賣已乃復叛坐貶梓州刺史十年起授太子詹事改封中山郡公車駕北巡以吏部尚書兼太原尹明

年名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充朔方節度使兩河隴右河東盡屬節制會郊祀追還有效誣告許州刺史王喬與賁潛謀構逆鞠之無狀左遷斬州刺史復以戶部尚書任朔方軍卒贈左丞相諡忠烈爲人氣貌偉特時謂有熊虎相感慕節義有古人風其操下肅壹吏人畏愛沒後信安王禕討幽州奚見賁與部將高昭麾兵赴敵郎中楊伯成請封墓表異優其子孫帝乃遣使祭賁廟進諸子官

柳澤蒲州解人後魏侍中濟陰公慶之系高祖旦隋太常少卿新城縣公會祖亨字嘉禮隋末爲王屋長陷李密已而歸唐高祖奇其姿貌魁異妻以外孫女竇氏授駕部郎中三遷左衛中郎將封壽陵縣男進散騎常侍性好射獵交遊過多數年不得調太宗幸南山得名見令對北門拜光祿少卿以修太廟功進

太常卿加金紫光祿大夫白是師屬謝賓客居身安靜素力吏
事終岐州刺史贈禮部侍郎幽州都督諡曰恭潔性耿介少言
笑風度方嚴景雲中爲右率府鎭曹參軍上疏藥不毒不可以
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故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
非治安之義。臣竊見神龍以來綱紀六壤內寵專命外嬖制權
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有同商賈舉選之署若闢閭然
居取者山邪忝官廢黜者因姦冒進天下洞亂幾危社稷賴陛
下聰明神武拯溺舉堅用姚元崇等計悉以停廢乃今又收用
之若謂斜封之人果不可棄則韋月將燕欽融亦不應褒贈李
多祚鄭克義亦不容蓋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能忍於彼
使善惡混并反覆相違道人以非勸人以僻此皆太平公主與
胡僧慧範致誤陛下。臣恐流近致遠積小爲大累微成高又尚

醫奉御彭君慶以巫覡小伎超授三品輕用名器加非其人疏
入不報復上書頃者韋氏蠱亂姦臣同惡言正者獲戾行殊者
見疑海內寒心人川不保陛下神聖勇智安宗社於已危振黎
苗之將溺近者蠲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歡惟陛
下愼厥終如其始始終難克甚可懼也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
亂於寵倖禁之於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倖則天下畏否則
政令不常姦詐得起而暴亂生焉雖朝施暮戮法不可行臣又
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今儲宮肇建王府復啓陛下以何
爲勸懲不過皇祖訓之則孝和寵任之失固已願采溫良博
聞恭儉忠鯁者爲之僚友數求俊哲朝夕納誨其有逆于耳謬
于心者無速罰姑求之道順于耳便于身者無急賞姑求之非
道仍請東宮置拾遺補闕使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若

乃馳騁畋獵。令人發狂。今貴戚打球擊鼓。飛鷹奔犬。狎比宵人。
盤遊蕩澤。惟陛下誕降謀訓。勸以學業。示以好惡。陳以成敗。則
長享福祿矣。睿宗善之。拜監察御史。開元初。轉殿中侍御史。監
嶺南選貢。市舶使周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爲珍玩。
以譎怪爲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罰者也。夫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昔露臺無費。明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憤嘆。慶立
求媚聖意。搖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是宜淫于天下。若矯而爲
之。又禁典所不赦。矧今新卽大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
可以怪好示四方哉。書奏。玄宗稱善。遷太子右庶子。爲鄭州刺
史。未行。宰相贈兵部侍郎從祖範夷。範貞觀中爲侍御史。彈治
吳王恪。好田獵。太宗罪權萬紀。不能輔導。範復救之。以爲房玄
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宜獨罪萬紀。帝以爲廷折我怒。

拂衣起。跪謝曰：主聖則臣直。今陛下仁聖，臣敢盡愚。帝乃解高宗時歷尚書右丞、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爽字子邵，父潛，時使高麗卒往迎其喪，號踊過哀，莫人慕之。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外孫爲高宗后，遷中書侍郎，進中書令。后得罪，罷爲吏部尚書，及廢貶愛州刺史，遣使殺之，沒其家。非以上親，並流嶺表。神龍初，復官。開元初，澤兄渙爲中書舍人，上言：願許歸葬。時子孫親屬殆盡，惟曾孫無忝，客籍龔州錄之以官，令護喪柩歸。官給喪事後，歷潭州都督，疾卒。

韓思復，字紹出，長安人。祖倫，貞觀中歷左衛率府長山縣男。家素饒財，思復少孤，隱居太白山，從鄭仁傑、李無爲游，屏去金玉玩好，車馬一意向學。祖愛之，曰：必興吾宗。長登秀才高第，襲祖封永淳中，家復貧，值歲饑，併日以食京兆杜瑱遺，以百縷不納。

俄調梁府倉曹參軍大旱開倉賑民轉汴州司戶爲政寬恕不行鞭罰親喪去辛苦自給姚崇識之擢司禮博士武攸寧母亡請鼓吹持不可而止五遷禮部郎中坐王同皎薦貶始州長史遷滁州刺史州產銅鑛人苦採取充貢爲賈之他郡費省獲多畧生五黃芝民爲刻頌入拜給事中諫帝作景龍觀不省論前汝州刺史嚴善思當韋氏時社稷危難人皆風靡獨詣相府言睿宗必登宸極今有司劾與譙王重福往來知其反謀不奏請集百官議因得免死流靜州遷中書舍人數指言得失頗見納用開元初爲諫議大夫上言山東大蝗今已至洛使者往來不敢顯言實乃天災流行難可盡塞望陛下悔過責躬損不急之務任至公之人持此誠實以答譴咎其驅蝗使者一切宜罷玄宗然之姚崇遣往按所損還以實言又遣御史劉洎覆按洎希

意悉易故牒奏河南數州竟不免賦能出思復爲德州刺史轉絳州久之入爲黃門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帝北巡爲行在巡問賑給大使遷御史大夫不喜繩察改太子賓客進爵爲伯再遷吏部侍郎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卒年七十三諡曰文御題其碑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故吏盧僕邑人孟浩然立石岵山爲人性恬淡好立言安仁體道識清貌古人恨不至宰相子朝宗歷官左拾遺諫睿宗作乞寒胡戲非古先王法恐匈奴在邸者倉卒有所舉發禍出不測深可畏也帝稱善特賜中上考遷荊州長史父子皆仕襄州開元中兼山南東道採訪使襄州南楚故城有臨王井傳言汲者死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號韓公井俄坐所任吏擅賦役貶洪州刺史天寶初召爲京兆尹分渭水入金光門滙爲潭以通西市材木出爲高平太

守坐無事訛言貶吳興別駕卒生平喜拔後進嘗薦崔宗之擬
武於朝當時士咸歸重之 曾孫欽字相之少有文學性清簡
元和初第進士屢辟山南東道幕府入爲殿中侍御史遷刑部
員外郎出爲澧州刺史代還復辟牛僧孺鄂渚從事徵拜刑部
郎中遷桂管觀察使所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三百員而
多舉繩以法有政者不奪所理缺者按籍補任有春衣內使至
豪猾進賄求爲縣令欽陽許旣去責以撓法管之自是豪右畏
戢在任特用儉約時詔置五管監兵計所費盡境不足以充賴
其節省遂爲定制稱以爲難卒贈工部侍郎

姜晦功臣蔡曾孫父某遠美姿容敷奏詳辨武后時歷左鷹揚
衛將軍通事舍人內供奉攝地官尚書晦起家蒲州參軍歷高
陵長安二令治咸有聲人畏愛之開元初擢御史中丞先是永

微顯慶時御史不拜宰相銜命使四方者廷中揖見後稍屈下
至晦獨循舊體有不如故事且奏譴由是臺儀復振轉太常少
卿時國馬乏請以詔書開市閑廐稍充遷兵部侍郎滿歲改吏
部患主選曹史請託爲姦前領選者周棘扈藩檢室內外猶不
禁至晦悉除之示無防限生平處事精明或私相屬諉罪人輒
得衆伏其神由是賊跡路塞流品有敘俄囚兒咬被放左除中
正卿貶春州司馬終海州刺史

崔隱甫貝州武城人曾祖儵隋散騎侍郎祖濟太子洗馬父元
彥太平令隱甫解褐左王鈴衛參軍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以
劾浮屠惠範反爲所擠貶邛州司馬開元初擢汾州長史兼河
東道度支營田使遷洛陽令理有威名梨園弟子胡雛嘗負罪
以善笛有寵匿禁中帝從容爲請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

解官。再拜出。卒。殺之。帝賜以百緡。孫佺伐奚敗績。擢代并州司馬。因兄逸甫疾。逗留謫河南令。遷華州刺史。復爲太原尹。吏人刊石頌德。十二年。轉河南尹。進御史大夫。素明吏治。在職無所回撓。舊制臺不置獄。貞觀時。李乾祐始權置。以後牢屏常滿。復奏廢之。所蒞監察御史而下。舊皆得專事。無所承諮。至是。令一切歸臺。乃得行。有忤意。輒劾。正多貶絀者。臺吏側目。威名赫然。是冬。敕枝外官考。故時遷延。委問經春未定。隱甫受敕。亟召天下朝集使。皆會省中。一日。問詢逮檢實。至暮皆訖。朝野服其敏斷。帝亦許其稱職。副朕所委。坐與宇文融。李林甫。暴張說罪過。以爲朋黨。免官。侍母歲餘。復任。遷刑部尚書。母憂起。復命留守東都。封清河郡公。卒。贈益州大都督。諡曰忠生。平介潔自守。以強正稱。始帝欲相之。令往見牛仙客。終不肯詣。乃不見用。

李尚隱趙郡人徙貫萬年舉明經調下邳簿同州刺史姚珽器之神龍中擢左臺監察御史與同列李懷讓論劾崔湜鄭愔典選奸賊罪惡顯著詔敕去之又令按覆睦州刺史馮貽泰繫桐廬令李師旦等二百餘家誣爲黠貽泰驚刻人憚其強皆稱病不肯往尚隱至則推雪其冤擢殿中侍御史未幾湜愔復用出爲伊闕令玄宗時爲定州司馬知其方嚴擢吏部員外郎改將作少監營橋陵封高邑縣男未幾進御史中丞按御史王旭招權不法無所容貸具得姦賊抵罪進兵部侍郎俄出爲蒲州刺史劾浮屠懷照妖言自肆流之播州遷河南尹在任公忠號爲良吏坐妖賊劉定高夜犯通洛門不覺左授桂州都督臨行帝名語慰諭再三賜雜綵百匹尋遷廣州都督充五府經略使名爲京兆尹還日不受裒金加銀青階遷御史大夫按劾司農卿

陳思問乾隱錢穀鉅萬流死嶺南改太子詹事進戶部尚書歷
楊益二州長史東都留守爵高邑縣伯終太子賓客年七十五
諡曰貞爲人性剛亮論議皆披心示誠處事分明御下不爲苛
刻意豁如也尤詳練故實前後制令皆暗記之略無遺者三入
憲臺輒繩惡吏發皆克當以令名始終懷讓僭人初謫魏縣令
改河陽入爲兵部員外郎歷給事中

裴淮絳州聞喜人世爲著姓父琰之永徽中爲同州參軍年少
刺史李崇義內輕之州有積案數百讓使趣斷琰之乃命吏連
紙連筆立爲剖析予奪當理詞復勁妙崇義大驚由是名動一
州號霹靂手擢永年令有惠政吏民刻石頌美後爲倉部郎中
病廢淮侍疾十餘年父沒始擢明經調陳留簿遷監察御史諫
造金仙玉真二觀不報李尚隱劾崔湜等罪詔淮按訊而安樂

上官曲爲阿右淮執正其罪天下稱之進中書舍人遷兵部侍郎以銓綜勞與李朝隱同授一子官開元五年爲吏部侍郎甄拔士類爲多雅與張說善數薦之拜御史大夫長於敷奏天子稱重擢吏部尚書世崇儉素晚節稍畜伎妾爲奢侈事議者以爲闕改太子賓客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懿

李栖筠字貞一世爲趙人始居汲其城山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及長體貌軒特攻書晚徹爲文勁迅有體士多向慕不妄與交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登第調冠氏簿太守李峴視若故交遷安西封常清節度判官表攝監察御史爲行軍司馬揀精兵七千赴靈武擢殿中侍御史峴復表爲詳理判官凡羣臣陷賊者悉心原雪輕重以情與峴均獲愛恕之譽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亂後選簿亡舛判析有條吏爲奪氣僞冒者屏跡號稱神

明遷山南防禦觀察使李光弼高其才改絳州刺史擢累給事中與賈至李廌議楊紹請置五經秀才科特許其是進工部侍郎奪損豪戚鄭白二渠磴利益民租元載忌之出刺常州浙江流灌田改歉爲稔捕宿賊張虔支黨皆盡野無吠狗學校以興畫圖孝友傳示村鄙禮行鄉飲加勸有德大播政聲進銀青光祿大夫封贊皇縣子錫一子蔭光弼用平盧司馬許杲討平蘄州寇方清恃功擅留上元有窺吳意朝廷重起兵拜杲爲浙西都團練觀察使至則張設武備遣辯士厚資金幣賞勞軍士以奪其謀杲懼悉衆渡江杲筠乃益增學廬表宿儒諸紳吳何員等爲之師遠邇趨慕奏豪姓徙貫京兆河南規脫徭科請量產出賦以杜姦謀詔可代宗厭元載恣橫欲引剛鯁大臣自助卽名杲筠與張延賞延賞先至遂代敬括俄按李少良陸珽等

上書劾載陰事依違稱疾帝失所望出之拜栖筠御史大夫制
由中出外庭莫知朝野竦懼以物色得載所厚徐浩杜濟薛邕
引華原尉侯莫陳怵補長安尉當參臺并劾之帝未決會月蝕
奏當修刑今罔上行私者未得天若以儆陛下由是怵等皆坐
貶自以任國風憲凡故事曲江賜宴皆謝不往遂以爲例素有
相望帝因憚載輒止有所進用密加訪問多所補助時帝少剛
斷以內懷憂憤卒年五十八贈吏部尚書諡文獻生平素方挺
在任獨不阿附喜獎人善樂攻已短爲天下士夫歸重不敢斥
其名祇稱贊皇公云

姚南仲華州下邳人乾元初擢制科授太子校書歷高陵昭應
萬年三縣尉右拾遺補闕代宗獨孤后崩詔近城爲陵朝夕臨
望疏言人臣宅於家帝王宅於國長安乃皇后所宅豈可興鑿

建陵其側乎。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也。今西近閔延南迫大
道。使沒者復生。宮以待之可也。其如骨肉歸土。竟無不之。雖欲
親近。復何所益。陵旣在日。心恆感傷。斯皆有損聖德。無益先后。
疏奏帝嘉納。賜緋魚袋。進五品階。以酬讜言。且宣付史館。坐善
宰相常袞出爲海鹽令。浙西韓泂表爲觀察。推官擢殿中侍御
史。內供奉復充支使。台還。歷司門員外。兵部郎中。遷御史中丞。
給事中。出爲陝虢觀察使。貞元十五年。拜義成軍節度使。守正
不交權倖。監軍薛盈珍恃權不能逞。遣小使程務盈誣表其罪。
裨將曹文洽知其事。迫殺于長樂驛。投其誣表于厠。已乃自殺。
德宗駭異。南仲固請入朝。帝迎謂曰。盈珍搆卿。政耶。對曰。不撓
臣政。自黷陛下法耳。如使盈珍輩所居。雖羊杜復生。必不能成
愷悌之化。而正師律也。帝默然不罪。久之。加尚書右僕射。卒。年

七十五贈太子太保諡曰貞

獨孤及字至之洛陽人幼聰悟父授孝經問兒志何語答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黨大以爲奇及長善文詞與李華蕭穎士齊名所著仙掌銘大爲時流稱賞天寶末舉有道高第補華陰尉辟江淮李岷都統府掌書記歷監察殿中侍御史代宗召爲左拾遺上疏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直言極諫故裴冕等十有三人待制集賢以備詢問此甚盛德也頃者所上封皆寢不報徒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自鉗口相招爲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嘆而臣亦恥之假令其中縱不能如文王之多士豈無懋陳政要億則屢中者陛下議政之際曾不採其一說昔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孔子多聞闕疑不恥下問願陛下以堯孔爲心日降清問其不可者罷之可者議於

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論朝廷無私政陛下以此辨可否於獻替而太平之階可建也師興不息十年矣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而擁兵者第飽重街陌奴婢厭酒肉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卒暴百按縣刺如沸茹毒飲痛無所控告今其心頗慚獨恃於麥麥不登則易子餒骨陛下不以此時勵精更始思所以救之忍令宗社有累卵之危臣實懼焉加以殞星疊變降霜無節方春苦熱錯繆顛倒沴莫大焉此下陵上替恐端之氣致之也天意譴戒陛下宜反躬罪已旁求賢良去民疾苦蠲食餼不肖者下哀痛之詔廢無用之官罷不急之費減江淮山南諸道兵以贍國用必能使天感神應反災爲和陛下初不以臣言爲愚許卽施行及今未有沛然之詔臣竊遲之今天下惟朔方隴

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兵足以當之自此而往東洎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爲解傾貨竭貲以給無用之軍臣不知其爲何假令居安思危以備不虞自可阨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屨履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以減國租半陛下豈難疑於改作逡巡於舊貫使大議有所壅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是益其弊而厚其疾也夫療疽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爲患不以漸戢之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易不俟終日之義耶能改太常博士據禮條上景皇帝不宜爲太祖并呂誣盧奕郭知運等謚人謂得褒貶之正遷禮部員外郎歷濠舒二州刺史屬歲旱饑隣郡流亡舒人獨安以課最加司封郎中賜金紫徙常州甘露降其廷卒年五十三謚曰憲生平性孝友喜鑒拔後進如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

次齊抗背師事之所爲文彰明善惡長於議論尤善琴晚有眼疾不治子則字川晦早孤兄弟皆盲於伯父汜朗山處士辟江西宣歙浙東三府元和中擢右拾遺建言川觀察使領本道鹽鐵罷場監管權吏除百姓之患不聽盜殺武元衡請貶京兆尹誅捕賊吏勸上罷兵忤旨貶興元戶曹參軍入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兼史館修撰遷都官員外郎出爲韶州刺史敬宗初召還遷諫議大夫連論宦官陞鄂令崔發請正常法并王播賂權近還判鹽鐵俄遷御史中丞故事御史皆由中丞選舉而崔是鄧居中倚宰相力朗拒不納咸改他官侍御史李道樞辭謁劾以不度下除司議郎會救殿中王源植貶官書五上直其枉不報自劾執法不稱願罷帝遣中人慰諭不許文宗初遷工部侍郎出爲福建觀察使卒贈右散騎常侍

郁字古風擢

進士崔德輿稱之妻以女復舉制策高等由監察御史拜右拾遺論杜從郁乃宰相佑子不宜任諫職元和四年轉右補闕執奏吐突承璀不應任河北招討時號稱職明年兼史館修撰尋充翰林學士遷起居郎避德輿親嫌改考功員外郎仍兼史職預修德宗實錄俄知制誥德輿罷復爲學士九年以疾辭徙秘書少監屏居鄉卒年四十贈絳州刺史憲宗每嘆德輿得此佳婿詔宰相高選世族後雖以杜崇尚岐陽公主猶謂不如郁也既有雅名帝遇且厚方以宰相望之不幸早世人咸惜之子庠字賢府年十歲有至性聞呼父官及見弔客輒號慟幾絕後舉進士仕至尚書丞

李元素字太模與澄同宗少孤育於姊氏長登仕版累至監察御史與刑部員外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令狐運獄運

爲仕兼所惡誣以劫盜遣幕府穆員張弘靖按鞫無狀更令愛
將武金掠服之死者甚衆同臺楊寧覆驗兼因傳致亦抵罪元
素徐察其冤悉縱遣之兼復以失有罪勅德宗信之比還奏獄
未畢帝怒令出元素言臣尚有所未盡帝不聽元素直前曰臣
以御史按獄知冤不能雪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稍解乃白其
狀帝感悟曰非卿孰能辨之遂流還歸州武金建州後歲餘齊
抗獲其真盜宋置岳山是天下重其名遷給事中俄授檢校工
部尚書代盧瑑鄭滑節度使治有異績元和初召爲御史大夫
自貞元後大夫難其人久未嘗補以元素夙望中外企想風采
旣而一無建白容容持祿內希入相見屬吏賓客輒先拜人咸
失望李錡反拜浙西節度使數月還爲國子祭酒進戶部尚書
判度支卒贈陝州大都督生平奉長姊謹及沒悲哽成疾因辭

職屏居妻卽王方慶孫不見答坐是免官

段平仲字秉庸武威人隋民部尚書段遠六代孫登進士連表杜佑李復淮南掌書記復從鎮華滑二州皆爲從事入朝拜監察御史爲人磊落尚氣節嗜酒傲言時德宗春秋高多自聽斷庶務壅隔事或不理中外畏上嚴察無敢言者平仲嘗語人主上聰明神武臣下畏懼自循默耳如平仲得召見必當大有開悟貞元十四年京師旱詔擇御史郎官各一人發廩賑恤乃與考功員外陳歸充任因辭得對入近御座陳賑恤事上察平仲意有所畜事畢復留正色問之雜以他語叱咤甚厲平仲錯愕都不得言上愈怒叱出之平仲倉皇誤趨御階後歸下階連呼乃得出由是坐廢七年然亦因此名顯後除屯田膳部二員外郎東都留守判官累拜右司郎中元和初遷諫議大夫與呂元

腐抗論吐突承璀征鎮州無功請加黜責轉給事中自在要近
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奏時人推其狷直轉尚書左丞以疾改
太子左庶子卒

袁高字公願。恕已孫。少慷慨慕名節。登進士累辟使府。有贊佐
裨益之譽。代宗徵入朝。累官至御史中丞。建中二年擢京畿觀
察使。以論事失旨貶韶州長史。尋進給事中。德宗復用盧杞爲
陳州刺史。下常直草制。高執詞頭。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作
相三年。矯詐陰賊。退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雲。睚眦者顧
盼已擠溝壑。傲狠明德。反易天常。播越鑿與。瘡痍天下。惟相公
執奏事。尚可救。二相不悅。改命舍人草詞。復不下。次杞爲政窮
極凶惡。三軍將校。願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讐。漢時三光失
序。雨暘不時。皆罪宰相。小則免官。大則刑戮。杞罪合至死。陛下

好生惡殺得免爲幸。旋復近移。今除刺史。是失天下之望。伏惟聖意裁擇。上謂盧杞不逮。是朕之過。高再覆奏曰。杞姦欺挾詐。非止不逮。上曰。已赦。高曰。赦乃其罪。不宜授任。陛下憂念黎民。其饒州大郡。命以作牧。是一州蒼生。咸受其弊。望引常叅官。顧問并擇。謹厚中官。採聽億兆。苟有異言。臣甘萬死。翌日上御延英。復語宰相。臣欲授一小州。李勉奏曰。由陛下言。大郡亦可。其如兆庶失望。何。上默然。命追饒州制。遣使宣慰。高云。朕思卿言當理。故依所奏。李泌再拜曰。累日外間竊議。陛下漢之桓靈。臣今乃知堯舜。復見太子少保韋倫。太府卿張獻恭。又奏高言勁挺。正乃陛下諫臣之良望。加優異。帝領之。尋卒于官。年六十。中外嘆惜。憲宗朝。李吉甫言其忠鯁。詔贈禮部尚書。

盧景亮。字長晦。幽州范陽人。少孤。學無不覽。第進士宏詞二科。

授秘書郎荆南張延賞表爲枝江尉復掌書記入遷右補闕志
意凜然多激發與穆質同在諫地數上書鯁毅無所回時與陳
京趙需裴佖宇文炫張薦共論盧杞當政要地大臣踰時月不
得對百官懷懔若兵在頸若復起川姦賊唾掌復起帝大怒李
泌劾以漏所上語引善在已歸過在君貶爲朗州司馬質亦斥
去廢抑二十年至憲宗時山和州別駕名還再遷中書舍人生
平善屬文根於忠仁有經國志嘗謂人君足食足兵而又得士
天下方可謂理乃起軒頊以至于唐劉治道之要著書上下篇
號三足記又作答問言輓運大較及陳西戎利害切指當世公
卿伏其識達古今元和初疾卒贈禮部侍郎

許孟容字公範長安人父鳴謙究通易象官至撫州刺史孟容
少以文辭知名長究王氏易中進士明經甲科授校書郎辟荆

襄黜陟使趙贊判官并徐州張建封從事四遷侍御史李納揚
言入寇建封遣將吏告諭不聽孟容單車詣納爲陳逆順禍福
之計納卽追兵修好表授濠州刺史德宗知其才徵爲禮部員
外郎奏止公主子請補弘文崇文館生主訴于上執以令式遂
止遷郎中帝降誕日御麟德殿命登座與釋老之徒講論遷給
事中好時縣風雹傷麥上命宦官覆視不實奪京尹碩少連已
下俸孟容執奏當擇憲官驗察轉審隱欺益昭觀聽事雖無及
公議是之駁奏浙東觀察判官齊總授衢州刺史攝都團練副
使比者兵戎所興有不獲已而超授者今衢無他虞總無殊績
以剝下進奉希恩超授羣情驚駭詔乃留中復於延英名諭使
百執事執法皆如卿朕何憂也時自袁高爭盧杞後凡十八年
門下無議可否者至孟容數有論駁聞者莫不感上之聽納嘉

孟容之能官貞元十九年夏旱上避殿減膳禱祀已遍不雨上疏臣歷觀自古天人交感未有不山百姓急切利病關邦家遠大教令者京師萬國所會戶部所掌本防緩急別用今此災旱宜支百餘萬貫代億兆一年差科實陛下魏德睿謀天下歌舞歌揚者也復更省察庶政之中有流移征防當還而未還者徒役禁錮當釋而未釋者逋懸償送當免而未免者沉滯鬱抑當伸而未伸者悉令有司條列聞奏下詔所在卽時施行如是而神不監歲不稔古未之有其意本因帝心勉忌流貶動十數年不肯量移故奏此以諷然終貞元世亦罕有遷移者帝病其太切改太常少卿元和四年拜京兆尹賜紫時久優遇神策諸軍會其將李異犯法遣吏收捕一軍盡驚奔訴于上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械繫不遣奏以臣職司輦轂合爲陛下彈壓豪

強上嘉其舉職許之。自此豪右斂迹。咸望大震。歷刑兵禮三部。侍郎知貢舉。頗抑浮華。選擇才藝。出爲河南尹。亦有威名。徵拜吏部侍郎。盜殺武元衡。獨詣中書雪涕。言曰。昔漢廷有一汲黯。姦臣尚爲寢謀。今主上英明。而狂賊敢爾無狀。尚謂國有人乎。宜急起裴慶爲相。令主兵柄。大索姦黨。窮究其源。帝皆從之。俄更太常卿。歷尚書左右丞。奉詔宣慰汴宋。陳許河陽行營諸軍。復拜東都留守。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保。諡曰憲。爲人方正勁挺。富有文學。能折衷禮法。考詳訓典。素好推轂樂善。士多稱許之。弟季同。署韋臯西川判官。劉闢反。棄妻子逃歸。拜監察御史。歷長安令。再遷兵部郎中。徙京兆少尹。元義方以爲宰相。李絳私其同年。帝以問絳。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進士明經歲百人。吏部至千人。皆四海九州偶中。此舉私稱同年。本非親與。

舊也今季同以兄嫌徙少尹豈臣所助耶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臣備位宰相設有才雖親舊當白用避嫌不川乃臣下身謀非天子用人意帝然之後至大理卿終宜歎觀察使

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曾祖紹宗右拾遺祖常殿中侍御史父長卿右衛倉曹參軍元膺姿儀瓌秀質度雄偉望之者儼然公侯之器初遊京師謁故相齊映比爲婁郝之類建中初擢賢良高第授同州安邑尉刺史侯鐫問其名辟爲長春宮判官李懷光亂解官潛跡貞元初論惟明王栖耀相繼北庭留署使職皆以軍政由監察轉殿中侍御史母憂服闋除右司員外郎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遇歲終閱囚內有一囚泣告父母俱在願及元日一見過此復還憐而縱之及期果至由是羣盜咸義悉避境去元和初徵拜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歷諫議

大人給事中規諫駁議大稱舉職與穆質孟簡許孟容等八人
抗論吐突承璀不宜爲帥總兵指諭明切憲宗納之外轉同州
刺史中謝上問時政得失悉前論奏嘉其辭氣激切翌日語宰相
曰元膺讜言直氣宜留左右使言得失奈何出之李藩裴垍
賀曰陛下納諫諍超百王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不能廣求端
士又不能數進忠言孤負聖心合當罪戾敢不承命尋兼皇太
子侍讀賜以金紫拜御史中丞未幾除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
守者以真僞莫辨不聽明日擢爲大將名拜尚書左丞封還潘
孟陽與王遂休除詔請明示枉直以顯褒懲不宜皆假美詞江
西觀察裴堪奏虔州刺史李將順賊仗不加覆按遽貶道州司
戶奏以人心不服不可爲天下法請發御史按問咸不能奪俄
以淮西用兵符選爲東都留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都

畿防禦使舊例賜旗甲與方鎮同及是受任不賜朝論謂不宜
削其儀制以沮威望諫官又援華汝壽三州例上併數處罷之
自是留守不賜旗甲境之西南道鄧虢川谷深阻多鹿豕人趨
悍善鬪業射獵不事農號爲山棚權德輿將羈縻之未克李師
道多買田衣食之往來旣熟吏不之辨十年七月東都邸院見
防禦兵盡戍外闕潛集山棚授之以甲將焚宮室肆殺掠已烹
牛享衆明旦送出會小將楊迥李再興告變部城震恐守兵寡
弱不足倚賴元膺坐皇城門指使部分意氣自若以故居人帖
然亟追伊闕兵圍之毀墉而入賊衆突出圍兵奔駭賊攜孥圍
結出長夏門轉掠郊野東濟伊水望山而去復誠境上兵重購
以捕數月有賣鹿者引官兵圍於谷中盡獲之其魁乃中岳寺
僧圓淨舊爲史思明將年踰八十勇悍過人命健兒折其脛不

得臨刑歎曰衆誤我事不使洛城流血數年改河中尹充節度使居鎮堅正自處監軍及中人往來無不敬憚入拜吏部侍郎疾辭改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書爲人學識深遠處事裁宜必諒大體正色立朝業官行已始終無玷人士咸敬服之

孔戣字君嚴巢父從子擢進士辟鄭滑節度判官盧瑑卒總攝留務監軍楊志謙以氣凌之戣無所屈降入爲侍御史元和初擢諫議大夫條上四事一官冗多濫二吏怠不肅三田蕪不墾四椎酷爲弊憲宗許以侃然忠讜有諫臣體吐突承璀坐受劉希光賂斥淮南監軍舍人李涉知帝眷不衰希意言承璀有功不可棄戣奏涉交結近倖營惑罔上斥爲峽州司倉參軍宦寵側目人爲危之戣方高步自適所志軒軒甚得俄兼太子侍讀

改給事中公卿皆憚其方嚴江西觀察李少和坐賊獄寢不下
博陵崔易簡殺從父兄京尹翻異其情咸慷慨論正卒貶少和
殺易簡奪尹俸三月復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自海抵
京師道路應役凡四十三萬人歷大理卿國子祭酒出爲華州
刺史會嶺南崔諫死帝問裴度與論罷蚶菜者今安在度以殘
對卽拜嶺南節度使素性清儉旣至免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
斛税金八百兩以法繩吏凡刺史俸料外約不得爲貪暴禁以
女口鬻者相約不敢犯士有被罪放斥百餘族拔用其才不能
歸者廩之更爲嫁娶葦葦舶下碇稅閱貨宴所餉犀琲下及僕
隸一無所求海商死查苟有驗悉推與之有詔代祀海神必躬
往致敬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容桂利鹵掠且幸有功致累歲
發江湖兵士多瘴死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

容管陽旻皆無功憂死獨戮不邀近功旻然大治穆宗立召爲吏部侍郎改右散騎常侍至尚書左丞雅善韓愈遺書言吾年七十一宜去爲左丞不能進退百官二宜去愈疏留之言臣與戮同在南省其人守節論議平正憂國忘家用意至到雖及懸車筋力耳目未衰陛下不宜苟順其求宜賜以安車几杖如漢故事不報送以禮部尚書致仕歲致羊酒存問踰三年卒贈兵部尚書諡曰貞子遵孺溫裕皆登進士大中以後迭居顯職溫裕位京兆尹天平軍節度使

武儒衡字廷碩宰相元衡從弟其人才度俊偉氣直貌壯言不妄發與人交終始不渝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冀其知獨儒衡謁見未嘗輒易與之正言直論終日忘倦餘慶因而重之憲宗以兄故待之甚厚累遷戶部郎

中十二年。樞知諫議大夫事。尋兼知制誥。疏論皇甫鐸剝下媚上。時無敢言其非者。鐸乃密訴其事。帝以爲報怨。鐸不敢復言。將遂大用。令狐楚忌其氣岸高雅。論事風裁。用計沮之以離其寵。乃召襄陽從事狄兼謨爲拾遺。兼謨乃梁公後楚自草制詞。盛推仁傑功。痛抑武氏。以指切儒衡。衡自以曾祖平一在天后。辭榮終老。不涉於累。泣訴帝前。帝再三撫慰。自是薄楚之爲人。儒衡卒以守道不回。嫉惡太甚。終不至大任。尋拜中書舍人。深鄙元稹。附合權倖。會食瓜蠅集于上。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而來。遽集于此。同僚皆失色。獨意氣自若。後終禮部侍郎。年五十六。贈工部尚書。

弘簡錄卷三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唐五之四

薛存誠

子廷老

王源中

崔從

兄能

李渤

裴潏

張華

李中敏

附李欽

楊虞卿

父寧弟漢公見汝士

劉栖楚

高元裕

兄少逸

張仲方

敬晦

祖括

鄭裔綽

溫造

魏謩

狄兼謨

牛叢

從子微

司空圖

孟昭圖

薛存誠字資明河東寶鼎人父勝工為文嘗作拔河賦詞致瀏

亮為時所稱存誠第進士累辟使府元和初任監察御史知館

驛時討劉闢郵傳多事特令中官領使表奏以為有傷公體罷

之轉殿中侍御史裴拍擢為起居郎歷度支司勳二員外刑兵

弘簡錄

卷三十九

一

臺諫唐四

二部郎中兼知雜御史進給事中奏瓊林庫使占工徒太廣此
皆姦人竄名避役不可許并咸陽尉袁儋與神策軍相競儋反
受罰二勅皆執不下上悅命中使宣慰拜御史中丞于頔杜黃
裳家私事發連逮僧鑒虛下獄存誠案鞫鑒虛自貞元中交結
權倖招懷賂遺得姦賊數十萬當以大辟權要更爲保救詔令
釋放存誠不奉詔上令中使宣旨朕須此僧面詰非赦之存誠
附奏鑒虛罪款已具陛下若欲赦之請先殺臣上嘉其守從之
竟爲抵死洪州監軍高重昌因部將韋岳誣奏信州刺史李位
召集方士圖謀不軌追赴京師令仗內鞠問存誠與孔戣三表
請付外推時非論諫罪在不測及推無狀位竟得雪岳坐誣罔
誅方擬柄用以暴病卒憲宗悼惜贈刑部侍郎生平性和易於
人無所不容及當官御事卽確乎不拔士友以是稱重之子

廷老字商叟登進士譙正有父風寶曆中爲右拾遺時敬宗荒
恣營造清思殿用度不貲與同僚舒元褒入閣奏臣伏見近日
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多從宣出伏恐綱紀漸壞姦邪恣行
上厲聲曰更諫何事元褒奏近日宮中修造太多上色變曰何
處修造元褒不能對廷老進曰臣等職是諫官凡有所聞卽合
論奏莫知修造之所但見在外運瓦輦木卽知有所營造乞陛
下勿罪臣言帝曰已知李逢吉惡其言切直擢任史館修撰冀
以少間仇鄭注用事廣州節度鄭權附之悉盜公庫寶貨輸注
家以酬恩廷老復上疏請按權罪由是倖臣切齒又論逢吉黨
張權輿程昔範不當居諫列逢吉大怒由爲臨晉令文宗卽位
召爲殿中侍御史李讓夷薦爲翰林學士然性放逸嗜酒酣醉
上不說并讓夷罷之尋拜刑部員外轉郎中開成三年遷給事

中在公卿間侃侃不求虛譽推爲正人卒贈刑部侍郎孫保遜登進士亦位至給事中曾孫昭緯乾寧中爲禮部侍郎貲舉得人文章秀麗爲崔胤所惡出爲硤州刺史卒

王源中字正蒙擢進士宏詞二科累遷左補闕憲宗朝直諫知名上言中官領禁兵數捕臺府吏屬亂法繫軍中夫臺憲者朝廷紀綱之地府縣責成之所設吏有罪宜歸有司無令北軍反盼南衙麾下重於仗內帝納其言累遷戶部郎中陞侍郎擢翰林學士進承旨性嗜酒帝召之醉不能見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入拜刑部侍郎未幾改天平軍節度使卒贈右僕射生平澹於名利率身治人居以約而行簡當時咨美之

崔從字子父曾祖融別傳父異渠州刺史從少孤貧寓居太原與仲兄能同隱山林苦心力學屬歲兵荒食常絕共採草木之

實伏水棲衡講誦不輟怡然終日不出山巖如是者十年貞元
初登第調山南巖震府推官待以殊禮父憂弟兄同廬墓側手
植松栢免喪不應辟命久之韋臯開西南夷置兩路轉運奏從
掌西山運務權知邛州復前守所失真盜釋在獄寃者頃之劉
闢以逆謀告遣書諭以禍福闢怒攻之嬰城堅守州得完盧坦
表爲宣州團練觀察副使元和初入爲殿中侍御史遷吏部員
外郎故事給選者牒以先後丐昧從立法一限山之九年裴度
奏爲知雜御史又薦代已拜御史中丞自負嚴偉氣貌孤峻彈
奏不避權倖風望凜然或事闕臺閣有付仗內者必抗章論列
請歸有司選辟御史必先質重廉退者論劾京兆尹李絳爲莊
憲太后山陵橋道使務減末費以要功至道路不治輜車留涓
橋不得進時脩方有寵朝議稱之改給事中數月出爲陝虢觀
風

察使賜紫金魚袋入遷尚書右丞遷充王承宗宣諭使議者疑其奸譎田弘正請以五百騎隨却之獨偕僚從十數單騎疾趨至鎮州集軍毬場爲陳逆順大節音辭暢厲士咸感動承宗不覺自失禮貌愈恭至泣下卽按德棣二州戶口符印上之還欲大用以用事者求賂不答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初轉左丞檢校禮部尚書移鎮丹延鄜坊屬部多神策屯軍亂法驕橫吏不能制一繩以法惕然畏服黨項互市羊馬類先遣帥守從不取但絕其潛盜厚慰待之入爲吏部侍郎改太常卿寶曆初爲東都留守故事留司官入宮城門列晨衙久廢復行太和三年召拜戶部尚書與德裕善宗園不喜遂求致仕除賓客分司衆議不平復起爲檢校左僕射淮南節度使平折官吏停給悉罷交易貲產奴婢貫錢及畜羊口筭并麴麥麻卒年七十二贈

司空諡曰貞爲人恭讓自處立朝正色澹於榮利門當立戟不自請四爲大鎮內無聲妓娛玩亦鮮人以是賢 能字子才佐渾瑊幕府進累侍御史表爲鄭儋河東判官累遷黔中觀察使以讒坐貶從爲中丞奏以自代由將作監授嶺南節度使兄弟皆秉節旄世傳爲榮卒年六十八贈禮部尚書子彥曾

李渤字滄之魏橫野將軍中國公發之裔祖玄珪衛尉寺簿父鈞殿中侍御史坐匿母喪獲譴渤恥不肯仕與仲兄涉偕隱廬山高自許可刻志問學嘗恨列禦寇拒粟妻怒之不稱其爲婦樂羊子拾金妻讓之不稱其爲夫惟接輿老萊黔婁於陵王仲孺梁鴻六人同德高蹈爲圖并讚以自倣久之更徙少室山元和初侍郎李巽諫議韋况交薦召爲右拾遺固辭不拜令河南少尹杜兼將幣卽山敦促渤上書謝曰昔屠羊說有言位三旌

祿萬鍾。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妄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已。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韓愈遺書規之。謂宜乘此時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畜積。以補綴盛德之闕。利加於時名。垂將來。過此則無其時矣。勸心善其言。始移家就東都。聞朝廷有興政。輒附章列上。進平淮西三衙一曰威。二曰守。三曰戰。感不成。不失爲守。守不成。不失爲戰。又上禦戎新錄。幡然而起。授著作郎。歲餘。轉右補闕。以直忤旨。下遷丹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十三年。上言。至德以來。天下思致治。平訖。今不稱者。人倦而不知變。今天以變通之運。遺陛下。若順而革之。則功業悠久。宜乘平蔡之勢。以德羈服。恆克則恩威暢矣。昔舜禹以匹夫宅四海。其烈如彼。今以五聖營太平。其難如此。臣謂宰相群臣。蘊晦術畧。啓沃有所未盡。使陛下翹然思文武禹湯而

不獲也。宜正六官敘九疇修王制崇孝悌敦九族廣諫路黜遷
舉復俊造定四民省佛老明法行令治兵禦戎博引海內名儒
大開學館與羣臣參講其有據經稽古應時便俗者相與切磋
復作制度合宣父繼周之言謹上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
四議都五辨讐身雖處外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獻擢爲庫
部員外郎深惡皇甫鎛之徒與利上言渭南長源鄉戶四百今
纔四十閭鄉戶三十今止十他州縣類此推其弊始於聚斂之
臣攤逃人之賦均責未逃者若抵石于井非及泉不止願賜禁
止計不三年人必歸農夫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憲宗得
奏咨駭鎛等惡其峭直觸意乃謝病歸穆宗立召拜考功員外
郎歲終當校考奏宰相蕭俛段文昌崔植不推至公陳先王道
德士之邪正混然無章又不振校舊典復百司之本使尸祿有
弘簡錄

所懼陛下比幸驪山學士杜元穎不先事以諫陷君於過俛與
元穎等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常侍張惟素右常侍李益
諫幸驪山鄭覃等諫敗游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崔元略當考
上下以前考于鵬賄死不實請降中中許季同應考中下以頃
陷劉闢棄家來歸宜補過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修舉考應中
上以封母捨嫡而追所生請考中下奏入宰相令郎中馮宿取
歲中善惡爲上下校京官四品以下黜陟之由三品以上清望
官歲進名聽內考非有司所得專渤議遂廢元穎等惡之會田
弘正表爲節度副使奏渤外交方鎮賣直售名不宜在朝出爲
虔州刺史奏還信州移稅錢二百萬免賦米二萬石廢冗役千
六百人觀察使上狀不閱歲改刺江州治湖隄七百步使人不
病沙會度支張平叔斂天下逋租渤言臣州治田旱死者十九

若徇度支所斂。天下必謂陛下當此大旱。猶責三十年。廼賦臣。上不能奉。下不忍民窮。無所逃死。請放歸田里。有詔。獨責入。爲職方郎中。進諫議大夫。勸敬宗早朝。益晏自劾。不能移人主。意請出閣待罪。疏言。入閣。羣臣皆布路跛倚。憂思憤結。二者旣積。災歟必生。小則爲旱。爲孽。大則爲兵。爲亂。禮三諫不聽。則逃之。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今左右常侍。職在規諷。循默不事。不如罷之。俄充理。憲使事。小妄訴者。輒加所坐一等。冒越稍沮。時政移近作。紀律蕩然。獨勁正不顧患。封章不絕。進罷給事中。賜金紫。內五坊卒夜圍傷鄆縣民。令崔發救吏。梓捕囚。及中人帝怒。收發送御史獄。已而中人數十持挺擊發。幾死。渤疏縣令辱中人。與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令罪在赦前。而中人在赦後。不寘于法。臣恐四裔聞之。怍慢之心生矣。發母卽韋貫之姊。年

八十殷憂成疾宰相李逢吉爲言帝赦之奪其官至文宗川爲
懷州刺史又劾神策軍在懷城匿京兆進食牙盤帝以問左右
皆曰無之帝謂渤有黨出爲桂管觀察使桂有灘水出海陽山
世言秦史祿伐越所繫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餽久而潰毀至
卽醜浚舊道郭泄有宜舟楫利焉踰年以病歸洛太和中召拜
太子賓客卒年五十九贈禮部尚書爲人孤操自將不苟合於
世人咸謂之沽激屢以言斥而忤直不少衰守節者尚之子視
進士

裴潯河東聞喜人少篤學善隸書以蔭仕元和初累遷左補闕
嘗諫宦人任館驛使驛既有官專主內復以京兆尹外道有觀
察使刺史有過闕又以御史明科條督責之誰不惕懼若復以
內臣領之職分亂矣宜塞使官之原杜出位之漸帝雖不用而

嘉其忠擢起居舍人帝喜方士韋山甫等潸諫曰除天下之害者當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當享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文武成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耆壽垂榮無疆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攘剽大凶復張太平賓禮賢俊待以終始神功聖德前古所不及天地宗廟必相以億萬斯年今乃信方士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詭爲陛下延年臣謂士有道者必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謁貴近自鬻其伎哉今所至非曰知道成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爲神以誅權賄僞窮情得不恥遁亡豈可信厥術御其藥哉臣聞天之生人以食味別聲被色三者具備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君子食之以平其心三牲五穀稟五行以生發爲五味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彊若乃藥劑者所以禦疾豈常進之

餌哉况又金石酷烈而燒治積年包炎產毒未可易制秦漢方
士皆可驗視禮君之藥臣先嘗父之藥子先嘗願以所劑俾其
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真偽則無不驗矣帝怒貶江陵令穆宗誅
柳泌等益思憐知言台爲兵部員外遷刑部郎中前率府參軍
曲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公成受賕不訴有司以死在辜外推
元衡父蔭贖金湊議杖捶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請
有司明不敢擅今元衡非在官母非所部不可以蔭免公成利
母之死取賄仇家逆天性當伏誅詔從之乃流元衡論公成死
久之擢給事中出更汝華二州刺史召爲太子左庶子分司東
都遷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拜兵刑二部侍郎河南尹卒贈
戶部尚書諡曰敬生平以道義自任悉心事上尤疾朋黨故不
爲權近所知常哀古今辭章爲續文選號太和通選當時文士

皆不取。穆宗復感方士有布衣張鼎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順養，不以外物撓耳目。聲色收情性，往往和平。自臻福慶，用昌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詩曰：天降康降福，穰穰此天人之符也。矧聞藥以攻疾，若無疾安用藥耶？孫思邈有言：人無故不應創藥。藥有所偏，助則臆氣爲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矣。寒暑爲賊，節宣乖度，有資於醫。尚當重慎，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況天子乎？以先帝鑒誠陛下所自，知奈何復蹈前轍以迎後悔？帝善其言，訪之不獲。

李中敏字藏之，系出隴西。元和中，擢第，性剛峭，與杜牧、李欽、李甘善。其文辭氣節大抵相上下。沈傳師觀察江西，辟爲判官，入拜侍御史。太和六年大旱，應詔上言：雨不時降，夏陽驕愆，苗欲

稿枯陛下憂勤降德音俾下得盡言昔聞東海誤殺一孝婦大
旱三年臣頃推囚有華封儒殺良家三子陛下赦其死臣謂三
人者亦陛下赤子也神策士李秀殺平民以禁衛止坐流宋申
錫位宰相生平清白勁直不受饋遺姦人忌陷獄不參驗天下
至今指目鄭注臣知數冤必列訴上帝天之降災殆有由然漢
武帝國用空竭桑弘羊興筦榷之利卜式尚書以致雨況申
錫之枉天下知之何惜斬一注以快忠臣之冤天且必雨帝不
省遂謝病歸潁陽注誅歷司門司勳二員外郎遷諫議大夫爲
理匭使上言凡設匭室爲下開必達之路廣聰明直枉結若先
上副有司得裁可否恐事不重密非令窮蹇得自申意請一裁
諸上詔可遷給事中駁仇士良蔭子開府請問何從得來士良
慙恚坐是復棄官去開成末歷婺杭二州刺史卒于官 歟字

言源長慶初進士爲侍御史鄭注自邠寧入朝歛伏閤劾奏內
通勅使外連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
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推劾章數十上王守澄皆匿之歟
被斥去注死起爲倉部員外郎累遷江西觀察使終涇王傅
甘字和鼎長慶末登進士連舉賢良異等累擢侍御史鄭注侍
講禁中求宰相朝廷譁言將用之甘顯倡曰宰相代天理物當
先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之自麻若出我必取壞坐是以輕
肆謫封州司馬而終

楊虞卿字師皋號州弘農人祖燕客父寧有高操談辨可喜擢
明經調臨渙簿棄官還與陽城爲莫逆交復與並徵表陝號觀
察李齊運幕府入尹京又表奉先主簿拜監察御史順宗初召
爲殿中侍御史終國子祭酒 虞卿與從兄汝士皆中進士宏

辭二科弟漢公進士拔萃兄弟皆性柔佞能阿附權幸倚爲姦利每邀取科第占員闕無不如意升沉取捨出其牙頰爭奔向之時人語曰欲趨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所指謂蘇景胤張元夫虞卿汝士漢公也虞卿初授校書郎抵淮南委婚幣悉以所資助客陳商葬其先元和末擢監察御史上疏穆宗臣聞堯舜以天下爲憂不問以位爲榮矧今北鄙方便西戎弗靖兩河有瘡痍之虞五嶺罹氛厲之役人之疾苦積下朝之制度莫修邊亡見儲國用寢屈固未可高枕而息也陛下初臨萬機宜有憂天下心當日見輔臣公卿百執事垂意下問使四方內外灼有所聞今聽政六十日八對延英承聖問者三數大臣又皆鞠躬頂越隨旨上下其餘偕入齊出無所咨詢諫臣盈廷忠言不聞臣實羞之此由君太尊臣太平主恩疏而正路塞故雖

陟降清宴若隔天淵誠使朝夕燕閑進見無時則君臣情接而
治道得矣臣愚謂陛下神聖雖如五帝猶宜周爰顧選惠以詞
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天子求治於宰相宰相求治於臣等
孜孜進諫切切言論此而不泊未之有也自古以來居危思安
之心同而居安思危之心異故不得重見聖明時又有衡山布
衣趙知微亦上書指言娼優在側馳騁無度內色外禽辭頗危
切帝詔宰相慰謝因是更賀天子納諫然實不能用俄詔行勞
西北邊還遷侍御史改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坐
發曹史李寶等鬻僞告謂官事連親吏家奴免官及李宗閔牛
僧孺輔政起爲右司郎中拜諫議大夫充弘文館學士再遷給
事中宗閔待虞卿尤厚就黨中最能倡和故號黨魁德裕拜相
出任常州刺史宗閔復入名爲工部侍郎遷京兆尹會京師訛

言鄭注修治金丹欲取小兒心肝民相驚恐帝聞不悅注約李訓奏此語出京兆從人傳布都下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朋傳其說帝大怒下詔獄漢公及諸子知進等八人自囚稱冤虞卿得釋貶虔州司戶參軍而死子知進堪皆登進士知進歷戶部都官二郎中堪庫吏二部員外郎漢公字用久始辟興元李絳幕府遷戶部員外司封郎中兼史館修撰坐累下除舒州刺史徙湖亳蘇三州歷桂管浙東觀察荆南節度使名爲工部尚書被賊劾降秘書監遷國子祭酒紫結左右以爲興助擢同州刺史久之更宣武天平兩節度使卒子籍範仕亦顯汝士字慕巢累辟使府長慶元年爲右補闕由戶部員外引爲中書舍人遷職方郎中知制誥開成初歷兵吏二部侍郎爲東川節度使終刑部尚書二子亦登進士知溫累官至禮部郎中知

張仲方宰相九齡從孫祖九舉父抗仲方生而岐秀父友高郢見之許爲將來國器吾得位必振起之貞元中擢進士連中宏辭爲集賢校理母喪服闋補秘書正字調咸陽尉從事邠州郢名入授侍御史累倉部員外郎坐呂溫等劾李吉甫不實桂謨朋黨出爲金州刺史有宦人奪民田三疏申理卒與民直入轉度支郎中吉甫卒因挾前怨奏博士尉遲汾請諡敬憲詳其素行有所未當憲宗方用兵疾其詆訐貶爲遂州司馬遷河南少尹鄭州刺史高祖徵時嘗宦是州尚有爲太宗祈福石像一軀在滎陽大海佛寺久而剝毀敕吏治護鏤石以間敬宗立李程引爲諫議大夫論諫堅苦延英而陳王播造競渡舟三十艘度用半歲運費帝爲減三之二又諫幸華清宮以爲萬乘所在必具葆衛不宜輕行損失威重帝雖不從猶見慰勞時論咸以爲

美太和初出爲福建觀察使召還進左散騎常侍李德裕復出
之東都罷還舊職李訓之變大臣誅繫翌日閉門使馬元贇傳
詔可京兆尹首先遣吏密識諸大臣并家口男女屍骸俄許收
葬故不相亂已而禁軍橫出撓政不能有所糾繩出爲華州刺
史在職無異政入授秘書監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封曲江
縣伯卒年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諡曰成生平貞確自立頗著風
節終以駁諡爲其黨所疾不至顯位人士惜之有文集三十卷
兄仲端都昌令弟仲孚監察御史

敬晦字日彰河東人祖括字叔弓與諸孫昕晦昉煦俱登進
士括少以文詞稱連登制科遷右拾遺內供奉殿中侍御史楊
國忠惡不附已外除果州刺史進累給事中兵部侍郎大理卿
賦性深厚立志簡淡在職不求名大曆初周智光伏誅議還循

良擢爲同州刺史歲餘入拜御史大夫推誠待下持重養望弗以私害公士頗稱之晦初辟山南東幕府時帥政乖法制陵頑同列馬瞻引大吏延責之吏不引咎走訴諸府牙將雜語以申吏枉晦讓諸將曰吏目軍名公等不能詰奈何反與爲伍衆愧謝闔府咨美武宗擢諫議大夫疏論趙歸真詐罔天子宰相因吳湘獄罪御史極言非是不少回縱大中間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浙西觀察使南方連饑詔弛榷酒茗官用告乏晦處身儉勤貲力遂充徙充海節度使終太子賓客贈兵部尚書諡曰肅斯亦至河陽節度使耶終右散騎常侍

鄭裔綽宰相覃子性峭立有父風李德裕知之由門蔭擢渭南尉進直弘文館累遷諫議大夫宣宗初政諫臣規正無不聽納時劉潼被責未久除鄭州刺史復遷桂管觀察裔綽固爭帝已

遣使頒詔遽追罷之遷給事中與鄭公興封還楊漢公遷同州刺史制書有爲漢公地者遂不易令賜宴禁中乘上擊毬至門下又奏同州乃太祖興旺重地陛下爲子孫當慎所付奈何私以與人帝變色翌日出爲商州刺史時猶衣綠因詔賜緋魚後由秘書監遷浙東觀察使終太子少保

溫造字簡與大雅四世孫祖景儔南鄭令父信字輔國常從顏真卿守平原李光弼厚遇之薛嵩薦授太常丞嵩罷屏居郊外世推其高節造姿表現傑性嗜學不喜試吏自負節槩少所降志隱居王屋山漁釣造造爲事張建封刺壽州致書幣招禮欣然從之咨詢動靜不敢縻以職及鎮彭門造歸下邳有高天下之心建封恐失之妻以兄女時年三十二李希烈叛德宗以范陽劉濟方輸忠款未能遣建封朝廷倚賴之意密詔建封還特建

識略之士往喻始強署造節度參謀奉使兩州傳達上語濟感而流涕曰僻在遐裔不知天子神聖大臣忠盡願得率先諸侯效死節還奏上召至京愛其才尚未及用穆宗卽位授京府司錄參軍遷殿中侍御史旣而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命復恐書詔未盡深意遷授起居舍人賜緋魚袋奉使宣諭辭言臣府縣走吏初受憲職望輕事重恐辱國命而諭自朕東宮時問總請覲比年上書不絕及約以行期卽默然不報以卿識機知變素能辨事往喻我懷無多讓也初至總彙韃郟迎遣宣聖旨諭以禍福總矍然俯伏流汗若兵加於頸遂移家入覲未幾克融廷湊搆亂朝廷用兵復令銜命河東魏博澤潞橫海深冀易定等道喻以軍期事皆稱旨頃之坐與李景儉飲酒得過出爲朗州刺史在任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三千頃郡人獲利名爲右史渠

凡經四年召拜侍御史於正衙彈奏大金吾李祐自夏州入違制進馬一百五十匹祔股戰汗流私語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磨落于溫御史矣其可畏如此遷左司郎中再知雜事進中丞其舉奏無所吐茹凡有喪不以禮配不以類者悉劾之獲僞官王果等九十餘人與南曹吏李寶等六人皆論死威望凜然遇宮中昭德寺火勢將及宣政殿宰臣兩省京尹中尉樞密皆環立日華門外督神策軍士救火惟臺官不至造自劾臺有繫囚恐緣爲姦追集人吏隄防中警所以後至請自罰三十直宰相議合待罪朝堂候取進止而自許輕比事涉乖儀有詔罰俸一月爲人性剛褊人或激觸不顧貴勢以氣凌藉常道遇左補闕李處仲知制誥崔成怒其不避捕決祗承人拾遺舒元襄等劾其蔑棄典禮崇高自大帝勅自今臺官

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行相值卽祇揖而過傳呼不得過三百步俄還尚書右丞加大中大夫封祁縣開國子賜金紫文宗痛李絳遇害衆推造秦勁嫉惡可夷其亂卽授檢校右散騎常侍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許以便宜從事仍慮用兵勞費奏諸道戍蠻之兵時下方還川此已足俟臣行至褒縣望賜密詔使受約束於是神策將董重質河中將溫德彝郃陽將劉士和興元將衛志忠并張丕李少直皆從以八百人爲衛隊五百人爲前軍入府分守諸門造命置大宴視廳事曰此隘狹不足饗士更徙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徐曰吾欲聞新軍去住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錯雜勞問畢就坐因令巡酒督未到者皆至帖息不敢動卽問殺絳狀志忠張丕兵夾階環立拔劍傳呼曰悉殺之聞兵爭奮凡斬首惡教練使丘鐸并官健等八百餘人監軍楊

叔元遠起求哀。擁造靴請命。遣兵衛出。以俟朝旨。臨其親刃絳者。并斷號令者爲三。餘並斬首內。以百首祭絳。三十首祭王景延。趙存約等。並投屍於江。以功就加檢校禮部尚書。賞兵萬緡。五年四月。入爲兵部侍郎。耳疾求退。改檢校戶部尚書。東都留守。俄授河陽懷節度觀察等使。以河內脅腴民戶。凋瘵奏開浚。懷州古秦渠枋口堰。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七年復入爲御史大夫。入對言。臣初赴漢中。遇大雨平地深水。祈禱雞翁山。卽時開霽。詔封山神爲雞翁侯。九年轉禮部尚書。病卒。年七十。贈右僕射。有文集八十卷。以晚年積聚財貨。一無散施。時頗譏之。子璋以蔭累官大理丞。刺得陰平吏盜物。焚帑擢侍御史。賜緋遷婺州刺史。有政績。賜金紫。徙廬宋宣三州。時逐鄭薰事。平就拜徐泗節度使。至卽誅銀刀軍。其尤惡五百餘相。

率逐璋節徙邠寧入爲京兆尹素強幹誅劔宿弊持法太深豪
右憎服加檢校吏部尚書同昌公主薨懿宗誅殺醫官又下家
屬三百人於獄璋極諫貶振州司馬遂自殺卒見邈長慶太和
中累召拾遺補闕不應弟遜亦爲邑宰解印綬歸

魏蕃字申之徵五世孫曾祖殷祖明父馮獻皆爲縣令蕃登太
和進士楊汝士辟同州防禦判官授校書郎李珣薦爲右拾遺
文宗重徵名且見蕃姿宇魁秀頗奇待之初諫前邑管經略王
昌齡枉殺參軍衡方厚特被紆貸貶澠州司戶中外以爲屈法
無幾移刺峽州授之牧守以理疲人夫殺人者故擢則冤苦者
何伸臣恐交案憲章有乖至理疏奏改洪州別駕再諫陛下卽
位已來不悅聲色泊今十年數月已來天聰稍回留神妓樂教
坊選試莊宅收市疊疊有聞昨又宜取李孝本犯罪沒入之女

此事深累愼修大生物議實傷理道之本未免塵穢之嫌伏希
陛下照鑒不貳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細娛大正人倫之風
深弘王者之體疏奏帝語宰臣昔太宗得魏徵弼成聖政我得
魏謩開導於疑似之間所取教坊以備諸王灑掃非自廣聲樂
又惜宗女齡妃受禍沒入右軍非有意於寵幸然不可家諭戶
曉自今不敢希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矣卽日出二女選
謩右補闕下詔嘉美曰謩雖居官日淺不墜祖風又奏教坊副
使雲朝霞善吹笛自左驍衛將軍宜授揚州司馬夫揚州要鎮
司馬高階郎官刺史迭處不可以授伶官改授潤州最後言荆
南監軍呂令琮遣人擅入江陵毀罵縣令韓忠觀察使韋長任
膺廉憲體合精詳不行聞奏又不中中書惟狀訴樞密使公事
有乖職司侵越伏望速加懲戒疏奏不出開成三年轉起居舍

人紫宸中謝帝面諭以卿論事忠切故不循月限授以此官又問卿家舊賜書詔頗有存者乎蔡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又誠事有不當卽須奏論蔡奏臣頃爲諫官令仲規諷今居右史職在記言豈敢侵官帝曰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例尋召直弘文館學士四年兼諫議大夫紫宸入閣遣中使取起居注欲觀之蔡執奏願陛下爲文皇帝比臣如褚遂良設若一覽之後自此書事須有迴避如此善惡不真後代何以取信乃止武宗立坐楊李黨出爲汾州刺史再貶信州長史宣宗卽位心亦重之移鄧商二州刺史大中二年徵爲給事中遷御史中丞面賜金紫彈駙馬杜中立賊罪貴戚憚之俄兼戶部侍郎奏以紀綱所寄不宜與臬貨吏雜乞罷中司專綜戶部公事從之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謝日奏臣無夔契之才驟叨弼亮之任

將何以仰報鴻私今邊戍粗安海內寧息臣愚所切者東宮未立傳導未正因泣下上感而聽之朝議歸重尋兼集賢大學士奏還詹毗國貢象又奏太原節度使李業擅殺降寇北邊大擾內有所恃人不敢非徙之滑州遷中書侍郎有奴告大理卿馬曙家藏兵甲坐貶奴反無罪蔡引律論殺奴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兼禮部尚書監修國史文宗實錄完賜錦綵銀器轉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以議論太剛令狐綯忌之罷領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明年有疾求代徵拜吏部尚書求散秩改檢校右僕射守太子太保薨年六十六贈司徒有文集十卷又嘗鈔撮子史要言以類相從爲二十卷號曰魏氏手畧子潛登進士亦至顯官

狄兼謨字汝諧宰相仁傑族孫祖郊父邁仕官皆微兼謨元和

末登第解褐襄陽推官試校書郎言行剛正使府知名憲宗名
爲左拾遺累上書言事轉刑部郎中長慶太和中歷斬鄧鄧蘇
四州刺史以治行稱歲饑發粟賑賒民賴不流入爲給事中開
成初受詔檢勘度支左藏庫妄破漬汚縑帛等贓罪文宗以事
在赦前不問乃封還勅書因名論曰嘉卿舉職但朕已赦其官
長典吏亦在所宥今後事或不可卿勿以封勅爲艱遷御史中
丞謝日復顧謂曰御史臺朝廷綱紀臺綱理則朝廷理朝廷正
則天下理凡執法者大抵以畏忌顧望爲心職業由茲不舉卿
梁公後自有家法兼譔頓首謝曰敢不盡心會江西吳士矩違
額加給軍士破官錢數十萬計奏以觀察使爲陛下守土宣詔
臨戎賞有定數今乃予奪由已盈縮自專不惟貽弊一方必致
諸軍援例請下法司正行朝典貶蔡州別駕兼漢兵部侍郎

明年檢校工部尚書克太原尹河東節度使遷拜尚書左丞會
昌中武宗子峴封益王命爲傅有疾改秘書監遷東都留守卒
於洛陽

牛叢字表齡亦僧孺子第進士累辟藩府入爲左補闕數進直
言宣宗知而重之值宰相請廣諫員諭曰諫臣在能舉職奚用
衆耶今有如張符趙璘牛叢三人使朕聞所未聞足矣久之擢
司勳員外郎出爲睦州刺史咸通末拜劍南西川節度使南蠻
犯邊抵大度河進略繁雅叩叩唵關賁謾書求入朝叢囚其使
四十人還其二人諭以禍福蠻懼引去僖宗幸蜀授太常卿還
京爲吏部尚書嗣襄王亂客死太原子嶠位至尚書郎從子
徽登進士辟佐藩府授殿中侍御史賜緋魚入爲右補闕遷吏
部員外郎素性貞剛乾符中遷曹狼濫歲調四千餘員悉爲銓

敘旌別能否物議稱之巢犯京師值父蔚病與子親扶監與投
窟山南遇盜擊破其首流血被體捉與不輟盜感其誠舍之及
前谷又逢前盜相告語曰孝子也延於家以帛封瘞奉蔚俚俛
留之信宿得達梁州故吏爭來奔問俄至行朝除諫議大夫告
歸侍親不拜宰相許之留兄循在朝爲給事中父憂免喪亦除
給事中嘗拒宰相張浚伐晉虔其必敗奏爲判官辭疾不赴李
茂貞欲因討楊復恭加山南招討使昭宗御延英召諫官宰相
議可否以中人各爲鄉夙內應不敢極言相顧辭遜上情不悅
微奏兩朝多難茂貞實有異術之功惡諸楊阻兵意在嫉惡所
以遣次不俟命出師近聞兩鎮兵入界多有殺傷陛下若不處
分梁漢之民盡矣須授以使名使明行約束則軍中敢不畏法
帝是其言乃授以招討之命帝復怒其不臣料兵致討又諫峻

乃國門茂貞倔強不顧禍患萬一蹉跌徒挫國威不若漸以制之及師出復名微問卿能斟酌時事岐軍烏合朕料必平卿以爲提在何日對曰臣忝諫諍之列所言軍國據理陳聞如破滅之期在陛下考著龜責將帥非臣之職已而師大敗虜王室愈弱改徵中書舍人遷刑部侍郎襲奇章縣男俄除太子賓客天復初以刑部尚書致仕歸樊川別墅病卒贈吏部尚書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曾祖遂密令祖蒙水部郎中父與有風幹大中時盧弘正表爲安邑兩池榷鹽使爲立條約數十至今稱便以勞改司門員外郎終戶部郎中圖咸通末登第主司王凝特所獎待感其知己凝坐左授往從之及起宜歛辟爲上客授殿中侍御史以赴名稽遲左遷東都光祿寺簿故相盧攜居洛嘉其節操常與之游徵還屬於觀察盧渥曰司空御史

高士也。渥領陝號，卽表爲僚佐。名拜禮部員外郎，賜緋魚，轉郎中。黃巢起，開闢至河中，故相王徽待之亦厚。表爲副使，僖宗自蜀還，次鳳翔，名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龍紀初，罷疾，解官。景福中，罷諫議大夫。見朝政日壞，自惟出不如處，稱疾不赴。乾寧中，又徵爲戶部侍郎，至闕朝謝。數日，懇還。昭宗遷洛陽，轉兵部侍郎。懼柳璨誅，陷不得已，赴之。入見，墮笏失儀，遂得罷去。卜居中條山王官谷，作亭觀，素室。悉圖唐典，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記以見志。謂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瞶三宜休，少也慚，長也幸，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休者美也。旣休而具美在其中矣。又號忍辱居士，思以警省保全終始。豫自爲冢，遇勝日引客坐塋中，賦詩酌酒，布衣鳩杖。每歲時徘徊雩社，與閭里耆老相樂。王仲榮父子雅重之。劇盜時發，所過殘滅，獨不入。王

官谷士人依以避難朱全忠篡位召爲禮部尚書不起聞哀帝
弑不食而卒年七十二有文集三十卷無子以甥荷爲嗣荷亦
至永州刺史

孟昭圖僖宗時爲右拾遺黃巢陷長安駕幸蜀復遇田令孜專
權自惟以諫爲職不可坐觀覆亡預戒宋誠言若一進必致見
害命收遺骸乃上疏極陳君臣一體安危共之今陛下行止由
已昔者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中丞京尹以下悉瘞于賊惟兩
軍中尉扈從得全今百官在者率冒重險出百死而黃頭軍復
亂火照前殿陛下惟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羣臣欲
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
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悉忠于南司廷臣豈
無用於敕使陛下下一意委棄咸如路人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

未必盡無用。疏奏令改。匿不以聞。貶爲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沈
于。藝。願。津。自。此。聞。者。氣。寒。莫。敢。存。言。宋。隸。收。其。尸。葬。之。中。外。痛
惜。

弘簡錄卷三十九

終

卷三十九

三

臺諫錄